



文庫 11
D292
89

宋史卷三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學監司業事直學士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真未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師。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

列傳



010190562579

何嘗作河

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何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衛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而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街以聞。通

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文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樛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

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懷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

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共討，興復

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太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憫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

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

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井。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脩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此

蔣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

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三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闔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

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須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棣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

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

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

人城郢，吳氏鄙之，今聞有寺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刃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

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敵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焚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克反澤所爲頗

失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丟爲盜，而中原不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侍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

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鼎言：德總兵在外，專

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瓌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十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授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

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齋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項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

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道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中書胡松年自江上還云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
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
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
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
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
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
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
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
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
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善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

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
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
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
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
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
冲爲翊善。朱震爲資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
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祐之功。命史院刊脩未
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
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
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下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

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猗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

至藕塘。與猗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猗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之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

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揅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同居永州。鼎旣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徃徃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

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于諶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諶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

諶。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旣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

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從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

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踈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嘗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

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
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
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
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
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
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
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
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
我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
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忌功。
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
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
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
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
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
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
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
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
若是。而高宗感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

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罷禮部司寇。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浚 子杓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

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注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薛傳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傳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傳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賁蠟書。約願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聳。不

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言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闈。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輔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輔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

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去。盜薛慶、龐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府署，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筦。浚歸，高宗驚嘆，卽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勦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傳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公江襄漢守臣。

議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津東。令呂頤浩。夏竦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廊延。驍將宴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髡其須鬣。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櫻

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术怒曰。是謂我不能邪。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追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離曷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爲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旣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

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人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旣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

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
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
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
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
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
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
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猗
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
遠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
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
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
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
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
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
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
接。劉猗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猗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
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

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蘓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死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反妻孥

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

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爲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卽軍中取鄺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裕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鄺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恭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子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

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于汾下大理。令自認。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方俟高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

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比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指。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

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如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而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

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

琦契丹望族。流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國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

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主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

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
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疆弭盜賊尉獲盜
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恠之未幾果獲真盜改
知衢州兄棫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五局觀遷
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
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
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疆禦遷兩浙轉運判
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
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隱杓畫
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
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
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牖
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
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
面對言事連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
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
伯益冒西湖菱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宣
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
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
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
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聞道
疾馳以聞。杓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
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
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
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
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杓
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
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
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子忠純。忠恕。自
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
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
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
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勅敵。招降
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
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羣言
沸騰。婁奮婁躡。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卽
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

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終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

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友草劄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

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募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

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采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

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

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盡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傳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傳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一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

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且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曰。世脩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爲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爲兵官獲盜。勝非不以付劾。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旣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

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旣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

視職與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

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
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
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卽遣人
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
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
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
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竄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
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
勝之威羣盜有蠢起之虞其表後亂事屬艱難豈容皇
帝遠幸安地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
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迎之相持而
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
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
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
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
頤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
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
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

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登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頤浩真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吉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揚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

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

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爲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持進觀
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條十事
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
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
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
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
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
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
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赴行在既至以疾不能見乃
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略善
鞍馬弓箭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
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
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初立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
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
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
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
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

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脩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吳玠莫禱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覲蔡懋等並敘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

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爲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敏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撻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

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廷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罪。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

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勅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忠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殺虜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

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扳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

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兩龔夫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草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

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旣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謂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旣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卽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贖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贖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

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換中，彌中，用中，忱中。孫祖讓，祖儉。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汗張邦昌之偽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光

子孟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永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人。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上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

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顯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

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馮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

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
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
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
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
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西外亦不報彗出寅民間耿南
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
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
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
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
躡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

開明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白光以宣密通行都乃
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
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
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
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
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
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
家渡御營統制王瓌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
外索關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
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賞給遺有水軍叛于繁昌

通宣境卽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
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
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
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
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
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
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
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
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
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

石樓光命編竹若簾揚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取檣
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
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
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
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
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
嘗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

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硎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盧蔭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

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會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

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贖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再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

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關。卽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庸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卽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

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蒼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糝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

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

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待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卽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殉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措辦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旣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

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泥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

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

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

又傳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撫。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思。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

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泄其獄，檄禾取證。禾荅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兵，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

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柰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

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

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儁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彼乃加褒諡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樞密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

一

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俾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

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熾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蠡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

趙遂亟往。金人至闕，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會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會師，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卽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

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閭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

守無患乎？在揚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繇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

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尉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陞

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伴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木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木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木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載金人歸師盡死。一敵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

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木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維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木。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

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
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
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
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獎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
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
世忠上流兀木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
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
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
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餘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
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
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王帶旣墜而
復馳者詰之乃兀木也是役也兀木兵號十萬世忠僅
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
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及辛企宗
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
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
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
鼓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

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
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
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
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
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
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
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
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
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
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
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
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
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
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
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
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偽齊議遣大將以
世忠忠勇敢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
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
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
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
渡江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
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
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
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
金世忠撤炊爨縗紵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
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
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
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董
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
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
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叟亦擊金

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踏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了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樅辣屯泗州元术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元术夜引軍還劉麟劉猗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

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

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

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旣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

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

宗朝追封勳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勸尚醫視療將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

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視鏊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呈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卍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

且以其羸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畧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勾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侍制知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命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獲誣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

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
因笑曰尚書能力爲主旣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
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
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
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
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
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鑄一官海寇出沒大洋
劫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不旬日生禽賊
首海盜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
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
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
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
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
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
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
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
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
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
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
曲會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

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箴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開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

八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岳飛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
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
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
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

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
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人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
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
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
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
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
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
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
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特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放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
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
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
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昨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獮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欒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衆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
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
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會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
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
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
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
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戒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負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後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蒲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滿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

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主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

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誥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恚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汝嘆曰昔侯神美也初賊恃其險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于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
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
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
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
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
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
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卽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
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
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
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
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曰
炎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
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
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
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

升而秣不擇泉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南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

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
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
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
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
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鄴瓊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
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
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命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儻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杜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

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

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岩韋銓孫謀等
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術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師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侯岳家軍來卽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世虎華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狐軍不可以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
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
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
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
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
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

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

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

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
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
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
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
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
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
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
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手鵬等
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
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
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
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
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
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
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大平飛
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
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躑怒而鞭

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
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
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
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
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
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

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

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禦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畧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侍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辦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顧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

郎閣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繆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日日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日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